

御批

通鑑輯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四

漢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祖中子母曰薄姬先在魏許負相曰當生天子後入漢高祖內之復宮一日召中之初

封代王大臣既誅諸呂遂迎立之

元年十月帝渴高廟

尊太后為皇太后遣車騎將軍迎於代

立趙幽王故趙王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初齊王襄起兵給琅邪王澤留之事具前澤不得反國乃之長

安與諸大臣共立帝以功徙為燕王琅邪復歸齊

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

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上從之於是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

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蓋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

不絕如帶丞相為太尉本兵柄不能正呂后爵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通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色而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壯丞相益畏袁盎字絲楚人

十二月除收斂相坐律令應劭曰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今降此律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

產坐之及為收斂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收斂相坐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

懲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

其便於是是有司奉詔除收斂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啟為皇太子即景帝有司請早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

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

安者且千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今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為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

風俗通夏帝相后嫡方椒遺竇氏之難為皇后后諡漢人皇后時以良家女選入宮後

兄長居弟廣國

字少君勃為人少所容者傳十餘家開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兩

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澤師傳者客之復效呂氏也乃選主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

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

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八十以上月賜米酒肉九十以上加賜帛絮長

吏闕視丞若尉數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

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六月令四方毋來獻時有獻千里馬者上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

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封宋昌為壯武

漢縣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侯帝既施惠天下乃修代來功封昌為壯武侯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帝益明習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

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

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內史秦官漢因之字穀祿帝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

順四時下察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曰善勃大慚自知能不如

平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

陳平所言相佐天子云云似矣然平非實能如此也徒以口給免過何足稱哉

漢文帝即位之初善政豐樂至聖賢地哀山崩之異殆所謂天心仁愛而示以時保之義耶

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粵南粵王佗稱臣奉貢

初高后時遣陸應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林縣

侯周竈擊南粵會暑溼大

疫兵不能踰嶺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

元和志嶺南道邕管貴州本西甌駱越地震守記永嘉為東甌鬱林為西甌貴州今廣西潯州府貴縣鬱林

故城在縣南

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至是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以陸賈前使粵

召為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

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於代高皇帝棄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燭功臣之族以王侯更

不擇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道隆處后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去

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告之南郡尤甚卿王之驕驕獨親昆弟去

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

不足以為富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為也願與王分憂陸賈至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

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爵奉書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吏也高

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粵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僻處馬牛羊齒以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凡

三輩上書謝過終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

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剗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譏

故發兵以代其邊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今抱孫焉然風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

幸哀憐復號通使如故老夫并獻方物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召河南收吳公為廷尉賈誼為大中大夫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

誼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吳公召置門下帝召以為博士誼時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能言誼盡之

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散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帝謙

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平常言語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也後平曾孫何坐法棄市竟不得封

詔列侯之國

詔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居長安邑遠吏卒給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不嚴督者已非

王成黃霸輩所

能及

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

癸卯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

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

匡朕之不逮固各勅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遺留也財與錢同減而餘皆以

給傳置顯陰 漢縣故城在河南陳 侯騎 賈山 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 擊無不振折者龜鈞之所

所歷無不廉減者今人主之威非特當寬也勢重非特當約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

士餘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戰戰恐恐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國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

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而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變數日

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宋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諫諍之士天下已潰

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求休應今已在朝廷矣乃遇其賢者使

為常侍侍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振

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乃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詩曰庶不有初鮮克有終不勝大願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

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得與宴遊與大臣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

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恐之陛下與宴遊與大臣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

議論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帝嘉納焉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採之

未嘗不稱善 聖主不棄危不微幸今陛下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耶盎言曰臣聞千金之計生不坐堂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

說曰臣聞傳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跪乎上說

語慎夫人賜 益金五十斤

春正月親耕藉田 賈誼說上曰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

至悉故其畜積足時今背本而趨末者甚眾淫侈之俗日月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

足食之原也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不賊世之有飢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於是詔開藉田。上親率耕以勸百姓。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疆為河間王。

治樂成。今直隸河間府。獻縣是。

朱虛侯章為城陽王。

治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是。

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

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治晉陽。晉陽縣是。注見前。

揖為梁王。

治睢陽。今歸德府商邱縣是。

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

河間王。

辟疆王友幽死。故既立其太子。遂又復立其少子。

城陽王。

北有平諸呂有功。故王。

三王。

然後立皇子。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帝免事見前。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

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

欺也。初尚祝祖。後相欺。欺中道而止。無恥方也。

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

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食。

十一月丁卯晦日食。

丞相絳漢後漢改絳邑。故城在山西平陽府曲沃縣西南。侯勃免就國。詔曰。前遣列侯就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

國。

漢文皇帝

三

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冀州東南

侯審食其

初高祖過趙王敖進美人得幸有身及貴高事發美人亦

坐繫美人母弟趙主因信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弟肯白食其亦不驪惠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更奉其子年高

祖高祖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會繇布反即封長為淮南王事具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恚而常

心怨食其弟敢發至是入朝王素驕蹇不率法上以親故寬假之及入往見食其袖鐵椎椎殺之馳至闕下肉

祖謝罪帝傷其志為親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帝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

聽。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

官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

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匈奴入居北地河南注俱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

千擊之匈奴走出塞上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游十餘日初誅諸呂時朱虛侯

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以梁地王興居帝既立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繼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

王之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常快快章上歲餘卒至是上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且自擊匈奴遂發兵反欲襲滎陽

帝聞之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今直隸趙州侯柴武為大將軍擊之遂還長安八月武擊虜興居興居自殺

以張釋之

字季緒陽人為廷尉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表益薦之為諸曹朝畢因前幸事帝曰卑之無

其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帝悅拜謂者傳射官從行登虎園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上問上林尉

有令丞尉屬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當夫漢制縣有卿大夫掌聽訟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其悉上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

拜番天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東陽侯何如人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曾不能出口豈效此曹

夫喋喋利口提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士崩今陛

當夫利口足動一時之聽張釋之恐天下聞風而靡咸以口給希進深識治體漢廷諸臣皆所未及

釋之謂上使人誅之則已豈非開人主受惑之端前人已自論其失者且法之所加惟在當罪使罪累當死則雖誅之不為過否則時時重皆非所以備救也

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也上曰善乃不拜嗇夫以釋之為宮軍令衛尉屬掌司馬門天頌之太子與梁王共居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敬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中大夫釋之從行至霸陵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新豐道曰此走願謂羣臣曰嗇夫以止山石為柱用鐵繫繫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至是拜廷尉上行中涓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柁又何戚焉帝稱善橋王海架謂者三橋中涓橋在長樂宮北西渭橋亦曰便橋在長安西東渭橋在萬年東有人從橋下走來與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驛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中子所與天下共公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指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諸日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愚民見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趙主陰侯灌嬰卒趙曰以張蒼陽武人為丞相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尤

蒼律歷高祖用為計相計籍主至是以御史大夫代灌嬰為丞相趙有黃帝顯項更殷周及魯六家皆用顓頊歷於六家疏闡中最高祖十月始至霸

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而朔晦月見就望滿虧多非是

召河東漢河東郡治安邑守李布至罷歸郡上召李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或言其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

因進曰臣無功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成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開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

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下降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縣勃自畏常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

[illegible]

論賈誼者或責備漢文或歸罪

終漢或答誼不

能自用獨班固

以為誼以早終

雖不至公卿未

為不遇斯言最

當蓋誼才略頗

優然以年史銳

于進取能動而

不能靜以吳公

初薦用而即請

改明易服觀之

使竟得柄用其

不至制作紛更

如宋之王安石

發之以死聞上哭甚悲遠者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帝并長以列侯禮民或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舂兄第二人不相容上聞而病之後二年封長子安等四人皆為列侯安為阜陵侯勃為安陽侯賜為陽周侯臣為東城侯實誼知

上必將復王之也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今泰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爾此人少

壯豈能忘其父哉弗聽十二年追諡長曰厲王

匈奴復請和親初冒頓遣漢書請復故約帝報書并遣之繡綺衣諸物至是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

于帝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晉中行說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既

至降單于甚親幸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謂分條而記之以以計謀其人眾畜物遺漢書牋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

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初上議以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以

為長沙王太傅誼以過去意不自得渡湘為賦以弔屈原至長沙地卑濕有服鳥飛入其舍誼自傷悼為賦以自廣久之上思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籙者禧顏師古曰

福也受釐祭畢地卑濕有服鳥飛入其舍誼自傷悼為賦以自廣坐宣室未央前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

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梁王太傅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以為非愚則誤皆非知治亂

之體者也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其畧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說下數被

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

是况莫大諸侯權且十此者乎震時高皇帝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

臣竊前事大抵種者先反弱者後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城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

勢然也大計可知也今樊鄴之皆遠附莫若令今長沙已殘亡可也令勿越之倫例為微侯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

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少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割地定制

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

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勢方病大虛一厘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

[illegible]

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康而廢者曰當簪不飾坐不康而廢者曰當簪不飾坐不康而廢者曰當簪不飾
下官不職故貴大臣有罪矣猶未斥其正以呼之也尚就德而為之諱也過之有體故舉臣自處以處臣
故入於即行化或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順行而志利守節而仕其故可以此不飾之權可以寄六尺上深納其
之孤此厲廉和行體隨之所致也主上何畏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
言後梁王揖隆馬死益淮陽帝於是使淮陽王武為梁王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歲餘亦卒時年三十三

己巳八年夏長星出東方

庚午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車騎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

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昭初封執侯既死帝為置後

十一月匈奴寇狄道

漢縣今為州屬甘肅蘭州府

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奏宣漢國量錯與朝國王于朝之後上

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陣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之地山林車騎二不

當一車騎之地平原曠野步兵十不當一弓弩之地平陵相遠川谷短兵百不當一長戟之地兩陣相近劍楯三不

當一矛鉞之地草莽竹蕭長戟二不當一劍楯之地曲道相伏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前擊後解

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命中不能入此將不

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

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

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

原易地輕舉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避

弩往來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材官有材力者驍發言驍發其矢也矢道同的言用矢者則匈奴之革筈如鑽作木薦

如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

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帝王

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注凡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勒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以錯初學仲商法為人峭直刻深

募民徙塞下。鼂錯復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今匈奴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侯

備塞之卒卒小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變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自徙與之能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

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自徙與之能塞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金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

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利也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利也

營邑立城制里割宅置器物馬使民至有所居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利也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利也

疾病俗祭祀男女有室生死相恤墳墓相從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利也樹畜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利也

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習以成俗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利也令連十連為邑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心者為之長居則習

則足以相識驕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利也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旋踵矣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漢縣故城在河南東濟金地括地志金堤一名千里堤在自馬東於是東郡大

興卒塞之劉友益曰書詔民入粟邊拜爵免罪賜民今年半租鼂錯上言請重賞晁錯上言請重賞粟晁錯上言請重賞

天生蒸民厥有恒性其即於匪彝不從教令者多為饑寒所逼非盡出於惡性也范錯云雖

之冰易有七年之旱而國亡謂所者以高積多而備尤具也今海內為一亡有水旱之災而高積木及者何也謂所者以高積多而備尤具也

父不能得之於其
子入情入理不可
以人廢言

之秋耕不過百畝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儲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幼者如此復被水旱之災賦歛不時朝金暮改有者牛買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急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信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求食必梁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敖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不過三畝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邊食足支五歲可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帝復從其言乃下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可應察舉之令宣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走

孝者第五匹悌者力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甲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祀其具禮儀漢傳儒各始東耕於耨田以太牢祀

先農百官皆從以次耕又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養蠶於薄以少牢祀蠶神還獻於廟館

夏除祕祝 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禍於下朕其不其除之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臨淄人師同郡公乘陽慶受有罪當刑詔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行意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綴繫傷父言乃隨之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詔曰詩曰惻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為善而道無繇至朕其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克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

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為善而道無繇至朕其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克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

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為善而道無繇至朕其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克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

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為善而道無繇至朕其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克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

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為善而道無繇至朕其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克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

除田租稅或因
水旱或去其已
甚若永除之則
國家經費將何
取給文帝雖仁
不能為此必史
有闕文耳

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於是丞相張蒼等定律以上當見者為城旦春當見者為左止

者曾五刑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元默而將相皆舊

功臣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生也風流篤厚禁網

疏闊是以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

六月除田租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屨與躬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謂本謂農末謂商賈無以異也

其於勸農之道未備除之

亥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匈奴老上單于以十四萬騎入朝那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北蕭關在

涼州涼州固原殺北地都尉功臣表見虜人畜甚衆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注見前侯騎至雍甘泉注見前詔發車千乘

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敖如樂布為將軍擊逐

出塞即還

赦作徒魏尚魏里復為雲中守漢雲中郡治雲中縣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問曰父老顏師古曰謂年已老也考唐在武帝初年

九十餘則此時年當餘何自為郎家安在對曰臣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

唐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

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

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私原自饗

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生六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今魏尚所

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實證初請改正易服且據禮本違何以於黃龍之見即議雅祀於新垣平等之怪誕非有以乘其間乎文帝三代下令主於此不無遺憾

士首厲之數差六級固坐罪

陛下下之吏削其爵徒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為雲中守拜唐為車騎都尉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

朕躬不為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丙午五年春黃龍見成紀前注見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此五時之五帝也五時詳後景帝中六年初魯人公孫臣上言始秦得

水德漢受之當為土德應黃龍見宜改正朔色尚黃丞相張蒼以漢乃水德公孫臣言非是罷之至是黃龍見

成紀帝召公孫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張蒼由是遂絕下詔禮官議郊祀夏四月帝行幸雍郊見

五帝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時

對策者百餘人太子家令鼂錯最為高第錯對策大畧以為五帝其臣莫及則自觀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百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擢為

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丁丑十六年夏四月郊祀五帝於渭陽以新垣平為上大夫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曰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

采東北神明之舍天瑞下宜立祠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廟同一字帝各一殿而五門各如其方之色括地至廟在咸陽東臨渭夏四月

帝親祠之費平之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之宋取六經中作王制即今禮記議巡守封禪事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齊王則哀王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闔為齊王志為濟北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安為淮南王仍治勃為衡山王治六注賜為廬江州府廬江縣是王東城侯良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安為淮南王仍治勃為衡山王治六注賜為廬江州府廬江縣是王東城侯良

玉杯尚可假刻
日卻何以復中
新垣平之荒誕
與文成五利無
異文帝早覺而
誅之庶幾不憚
改過耳

已卒故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立汾陰

注見前

廟。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下。而入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已視之。果有獻

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有言臣侯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復

言周鼎在泗水中。

注見前

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鼎出。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

之成反

服也。鬼神之事。消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將

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

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散也。穀者多。六畜之食焉。

者眾。而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詔曰。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朕夙興夜寐。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

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使事往還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

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於今年。

時上遣匈奴書。匈奴亦使當戶報。後報謝復和親。當戶匈奴官名。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中屠嘉申侯之後居安定屠為丞相。

張蒼病免。蒼罷相。口中無齒。食九年百餘歲乃卒。

帝以後弟廣國賢有

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父忿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

日有材多力之士能。脚從帝封關內侯。遂以為丞相。嘉為人彊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受幸。通

以權寵為黃頭郎。帝嘗夢欲登天。不能有黃頭郎推之上。顧其衣冠。帶穿覺而

嘉當入朝。通居上旁。急慢嘉奏

事畢。因言曰。鄧通愛幸。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當私戒之。罷朝。嘉生